

03.

大約是九月上旬吧。那天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，探病的日子。然而，少了視線兇惡的那位學姐，伸太郎才發現自己無法正常地和遙相處。

——不。嚴格來說，不是無法，而是「現在無法」。

趁遙望著窗外發呆，伸太郎小心翼翼地打量著遙的側臉。除卻髮色的少許變化，單看左側臉，九之瀨遙和兩年前相比幾乎沒什麼變化，但是伸太郎知道，遙的右側臉上有著唯一和昔日不同的東西——灰黑色的、宛如刺青一般顯眼的淚痣。

也正是因為那個淚痣，伸太郎才拿不定主意該怎麼與現在的遙相處。

在分不清是夢還是現實的當時，他曾有著如此的記憶。

令人汗濕的空氣，毒辣的陽光，含納著烈日卻依然鮮豔過了頭的天藍色，受蒸騰熱氣扭曲的柏油路面，遠山融入天色後模糊秀逸的幽綠。

眼中確實曾經映有這樣的景色，還有與之呼應的，夏天獨有的聲音——

聒噪的蟬鳴，車輛行駛而過的引擎聲，不知從何傳來的他人的笑語，拂過耳畔的風聲。

在那片妍麗的聲音勝景當中，少年的聲音顯得格外晶瑩透亮，幾近透明，純粹得不帶一絲雜質。

「我們是朋友嗎？」

輕盈而飄渺的問句得好像會被繁麗的夏之聲淹沒。但他雪白的身姿佇立於朦朧的夏天之中，又顯得無比鮮明。然而，儘管少年置身夏景當中，卻又不顯得突兀。

自然地與景融合，卻又令人移不開視線——少年便是這樣奇特的存在。

「朋友嗎？」他下意識重複了一次。

少年空靈的粉色眸子中映照出他難得的笑容。

「當然。」

他如是說。

然後少年回報給他的笑靨美好而虛幻到了極點。

和KONOHA共處的時光總是像夢一樣，他回想時都忍不住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和少年這樣對話過。明明持有的能力讓他得以清楚地記住發生過的事情，和少年相關的一切卻都猶如被籠上一層輕煙，儘管努力去辨別，仍霧濛而讓人看不清，顯得極為不真實。

他恍惚地回想起過去無數個輪迴中和KONOHA相處的所有時光。不管和KONOHA說什麼，KONOHA都沒什麼表情，老是一副無動於衷的模樣，但是伸太郎知道他一直都很認真地在聽，也會為了他人著想。

這點也和遙有點像。遙總是看起來有些迷糊，總是掛著始終如一的淺笑，或許會讓人感覺他對什麼事不上心，但他確實是在關心著周遭所有人。

這兩個人……不，他們本來就是同一個人。但是伸太郎在尋找兩者的相似之處時，卻還是下意識地將兩人給分開來看。

他與遙以及KONOHA分別相處過不短的時間，這是他之所以能夠肯定兩者是同一人的主因，卻也是他將兩者視作相異個體的理由。

或者應該說，本來就是同一個人，但是有著不同的經歷，才讓KONOHA與遙最終成為有所差異的存在。現在，伸太郎無法肯定遙的意識究竟受到KONOHA多少影響。如果和遙提及KONOHA，到底該深入到什麼程度呢？

毫無預警地，遙忽然轉過頭來，直接迎上伸太郎窺探的目光。瞬間與那雙柔黑色的眼眸四目相對，彷彿做壞事被人發現一般的感覺讓伸太郎尷尬得立刻移開了視線。然而就算是這種時候，他還是不合時宜地想道：除了個性上的某些雷同，長相果然也很像啊，遙和KONOHA。

或許這就是他當初和KONOHA感情那麼好的緣故，畢竟在更早以前，兩人就已經認識了，熟得快也是理所當然的。

「嗯？」遙眨眨眼。

「呃、你多心了，我剛才只是隨便盯著一個地方發呆而已，沒有特別在看你……」

急切的地澄清完後，伸太郎才發現自己很蠢。遙什麼都沒有問，他卻自顧自解釋了一堆，簡直就是不打自招。

幸好遙非常體貼地沒有戳破，只是點點頭，說了聲「是嗎」。

「……」

又是令人尷尬的沉默。就算是兩年前，相處起來也沒有現在那麼如坐針氈。伸太郎心中有些矛盾，一方面希望遙說些什麼打破僵局，一方面又對和現在的遙對話倍感壓力。

「啊，對了，文乃今天也不會來嗎？」遙彷彿不受方才的沉默影響，神色自若地隨口問道。

終於找到可以正常對話的話題，伸太郎先愣了一會兒，才大夢初醒似地回答：「……啊啊，要處理楯山老師的後事。除了葬禮和遺產之類的，她自己也要處理身份的問題。最近她都在忙這些，大概會比較少過來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，辛苦她了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語畢，伸太郎才發覺自己似乎又要讓話題中斷了。還來不及懊悔，遙忽然露出了笑容。

「既然如此，可以麻煩伸太郎帶我出去嗎？」

遙的笑容一如既往地溫厚，卻讓伸太郎忽然看得出了神。

不是同一個人，但是笑容的本質卻是一樣的。

他鬼使神差地點了點頭。無論是遙亦或KONOHA，或許他就是沒辦法拒絕這個存在本身吧。